

覆吳仲賢之四（續完）：刊第九版。從電影的萬花筒裏走出來：下期刊出

日影行□小思 長崎今日 又下雨

原來，「蝴蝶夫人」故居的餐桌是用一個很大的船舵造成的，而那船舵，就是「甲午戰爭」清海軍提督丁汝昌「定遠號」的船舵！

遠在四百年前，長崎，這個多雨的港口，就被荷蘭和許多其他西洋國家的船隻闖開了。外國人給日本帶來天主教、新式機械、科學知識、洋式用具；同時，還有棄婦。

只要跑上一個面臨港口的小小山崗，便可以看見日本最初接受西洋文化的面目速寫，因為那兒有最古老的「大浦天主教堂」——保存得很好，大概是原爆後重修過的。有異人館——裏面擺的全是西洋最初傳入的東西和資料，也有接受西洋技術並加以發揚的日本專家蠟像；看着第一個日本攝影專家和他那具老古董的木匣子攝影機的造像，想着今天日本相機的大行其道，相信荷蘭人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有一個如此青出於藍的徒弟。那小山頂還有外國遊客最感興趣的蝴蝶夫人故居。

長崎今日又下雨！我撐着傘，走過微微俯下身子呵護着孩子、一手遙指港口的蝴蝶夫人銅像。到了精緻而纖弱的洋式屋子前，想像着那個可憐女人，怎樣倚在欄干，數黃昏，數燕子、數過盡千帆地渡日子。正想得發呆，一個朋友氣沖沖的從屋子裏跑出來，又一把將我拉進裏面去。其實，這所房子是「蝴蝶夫人」故事原作者Mr. Glover的住宅，他的妻子是日本人，但是不是跟蝴蝶夫人同一遭遇呢？我倒沒工夫去考慮了。屋裏的廳呀房呀都依作者生前的一般擺設，這也引不起我的興趣，所以，只瞟了幾眼，就想離開。可是，朋友卻咬牙切齒地指着客廳裏一張圓形餐桌，又指指牆上的說明文字，我就明白事情不簡單了。原來，餐桌是用一個很大的船舵造成，而那船舵，就是甲午戰爭，清海軍提督丁汝昌的旗艦定遠號的船舵。在一八九五年二月，定遠艦在作戰中被日炮轟沉，雖然慘敗，也該算壯烈，但曾操縱全船方向的舵盤，卻淪落敵手，委屈在客廳裏當餐桌，那實在太污蔑了！心裏有氣，一下子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在雨中，下得山來，就向長崎「原爆紀念場」進發。剛巧是八月九日，正值原爆二十六周年紀念，只因我們下午才到，紀念儀式和人羣都散了，加上規模不及廣島，隊友沒興趣在那兒歇下去，累得我和三個隊友，在團長規定的二十分鐘內來回，跑往隔了幾條街的「長崎國際文化館」去，看在二樓的「原爆資料館」。果然資料和氣氛，跟廣島差得很遠，也由於時間關係，只能轉一圈便離開了。

旅遊車駛離廣場，遠離那座跌坐在場前、作為永遠和平象徵的長崎和平祈念人像。在雨中，他永遠為祈求和平閉上眼睛，左手向側直伸平放表示和平，右手向上直指告訴人們世界第二顆原子彈是從上空投下。我覺得這個像很滑稽，沒有令人肅然的特質！

長崎漸遠，團長唱了一首很淒涼的歌，叫做：
長崎今日又下雨！